

副厅长刚走,河水又黑了

“阴阳河”附近群众都习惯了,“要么领导不要来,要么领导天天来”

■撰文/摄影
快报记者 金凝 陈超

快报 10月11日刊发《阴阳河》一文,披露漕桥河武进段河水受污染严重,南岸、北岸呈阴阳分界的事实。文中还特意提到,此前漕桥河上曾经发生过“领导检查河水转清,领导一走河水又黑”的事件。让人感到意外的是,昨日记者在漕桥河武进段又看到同样情形: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10日刚走,12日漕桥河水就又变黑了。饱受污染之苦的沿河百姓无奈地说:“要么领导不要来,要么领导天天来!”



领导走后,漕桥河水漆黑一片

12日凌晨河水开始变黑

“怎么样,我说的没错吧?”家住武进漕桥镇漕桥河边的李先生一脸愤懑地说。记者与其一同站在西仓桥上,桥下如墨般黑水正源源不断从漕桥河支流西仓河浜流入漕桥河,重现记者在今年6月份录像上看到的“阴阳河”奇景。

据李先生说,河水发黑始于12日凌晨。“当时我在家中睡觉,半夜醒来上厕所,隐约就闻到一股非常浓的臭味,我一想肯定是又有污水过来了。天亮出门一看,果然

就看到北岸武进漕桥镇这一边河水漆黑一片,而河南岸宜兴万石镇这一边则一如往常。我就赶紧给你们打电话了。”

昨日记者随李先生一同沿漕桥河岸溯流而上,终于找到这条“阴阳河”的起始点——西仓河浜与漕桥河的交汇处,其上即是西仓桥。记者看到,从西仓河浜与漕桥河交汇处一直往上,记者目力所及的西仓河浜河水统统都是黑色的,散发出令人欲呕的臭味。黑水正不断流进漕桥河,把原本还算干净的漕桥河水浸润成阴阳两色,

浩浩荡荡往太湖而去。

“五六年来了几十批领导”

“没什么指望了!”李先生的话语里显得非常无奈。记者同样也很困惑,因为记者为采访《阴阳河》报道,10月9日同样在西仓桥上,却看到漕桥河河水呈深黄色,仅有少许巴掌大小的黑色疑似油污浮在水面随河水一起流动,河水也没有散发出特别难闻的气味,与12日所见迥然不同。“早就告诉你了,那天你来的不是时候,那几天有省环保厅的领导到漕桥河来检查。”李先生说。

同样住在漕桥河沿岸的周女士对此也有同感。她告诉记者,这10多年来他们已经受够了漕桥河水污染的痛苦,以前还指望有上面的领导知道情况就能解决问题。“哪知道这五六年大大小小的几十批领导到这里来检查,事情还是没能解决。”周女士很郁闷,“也难怪领导没能解决问题。就像前两天一样,领导来前保证这河水不脏,可领导一走我们就又遭了殃。”

说话间站在西仓桥上的记者周围已经聚集了几十位沿岸居民,他们纷纷向记者

讲述他们面对污染既无奈又愤怒的心情。“反正我们已经绝望了,也不是第一次看到有人来。照我说,反正领导来了也是白来,河水照样黑,领导干脆就不要来了。要不然领导就天天来,这样河水就能天天清了。”

10日那天果真领导来

沿岸居民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?记者随即向江苏省环保厅办公室求证得知,10月8日~10日,为摸清此次列为江苏省10大挂牌督办重点环境问题之一的漕桥河污染问题,确有省环保厅一位副厅长前往漕桥河沿岸调研。记者随即又通过其他渠道得知,这次在漕桥河沿岸调研的是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姚晓晴,姚副厅长10月9日在常州,10月10日在无锡,10月10日下午在漕桥河污染现场调研后即离开。

让人遗憾的是,与沿岸居民的说法以及记者亲眼所见不谋而合的是,10月9日、10日当天漕桥河河水显得十分干净,而姚副厅长离开仅仅一天,12日漕桥河就重新变成了“阴阳河”。李先生说:“但愿这不是一种巧合!”

记者随即将所见情形通知了常州武进环保局,环境监察部门的两位同志赶赴现场看到污染情形也很吃惊。随即两位工作人员提取了污染河水的水样,并表示将立即调查此事。此事进展如何,快报将继续关注。

车子被砸还倒贴500 劝架惹来一身骚

□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前天晚上10点多,50多岁的王先生懊恼异常:“两口子打架,我好心劝架,没想到我的车子被砸坏不说,自己反而倒贴了500块钱,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呀!”

当天晚上9点多,王先生开着车路过迈皋桥合班村附近,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对40岁左右的男女在打架,王先生住一副热心肠,于是下车拉住正在打架的男子,但该男子反而大喊着让王先生让开。这时,女子腾出手来,抄起身旁的一根棍子击中了男子的眼角。男子一下子冲向了该女子,王先生急忙用力阻拦,此时女子又挥起棍子向男子袭来,该男子与王先生连忙躲开,棍子正好打到了王先生车子的尾灯处,尾灯被砸碎了。

这下王先生也急了,他奋力分开两人,让两人赔自己车子的损失。此时那名男子开了腔:“我们两口子吵架,谁让你多管闲事打架的?要不是你,我也不会让她打一棍子,我还没让你赔我医药费呢!”王先生被该男子的一席话噎住了,于是王先生报了警。

民警赶到现场了解了事情经过,提出让夫妻俩出点钱赔偿王先生的损失,那名女子倒是没意见,表示愿意赔200块钱,但那名丈夫却是死活不愿意。无奈之下,民警将双方带到了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,王先生恼火了,掏出500块钱摔到了地上,对男子吼道:“你不是要钱吗?如果你良心上过得去的话,你就把这500块钱捡走!”

让王先生没想到的是,这一“激将法”不但没有逼退对方,反而让自己陷入尴尬境地,只见那名男子不慌不忙,指使赶来的女儿捡起了地上的钱。这一幕把周围的人也看呆了,但事已至此,王先生也不好说什么,只能悻悻离去。一名围观者叹道:“劝架劝成了这种结果,真倒霉!那人倒也好意思要人家钱,人怎么能这样!”(颜先生爆料奖80元)

群贼丢下同伙跑了 居民助警捉蠢贼

□快报讯(记者 顾元森)昨天中午12点,家住南京江苏路146号附近的金先生亲眼目睹小偷入室行窃,金先生及时报警,警察赶到后来到了“瓮中捉鳖”。

金先生介绍,他家住六楼,当时他正在阳台上晒衣服,突然看到对面居民楼下有4个人鬼鬼祟祟的,于是他留意观察。没想到,这几个人悄悄地将一楼住户窗外的铝合金窗框拗弯了,其中一个人从窗户处爬了进去,另外3个人在窗外放风。3个人看到有人走近,便大声咳嗽,以提醒爬到屋内的同伙。看到这一幕,金先生明白了眼前是一个盗窃团伙,金先生立即报了警,接着快速下楼,来到了对面居民楼下。

在窗外放风的3人看到金先生向现场直奔过来,急忙逃跑,金先生没有追,而是守住窗户,果然,屋内的小偷听外面动静,妄图从窗户中爬出来逃跑。此时金先生才看清楚,屋内的这一名小偷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,金先生站在窗外,将小偷从窗台上推下去。很快,警察赶到了现场,小偷见状主动爬到窗边。警察将其带到了派出所,据了解,这名小偷今年15岁,是淮安人,目前警察正对该案做进一步调查。

(于先生爆料奖60元)

为逃两元打的费 躲进厕所半小时

□快报讯(记者 李绍富)应付32元打车费,可女乘客只给30元,态度还极不好,的哥就坚持要收她32元。可女乘客趁的哥不注意,溜进了厕所,于是有趣的一幕发生了。

前天晚上11点半左右,南京的哥王师傅空车行驶到燕子矶附近时,一提着皮包的女子招手拦车。上车后,该女子称到关四平路。一路上,王师傅发现该女子不停地注意计价器,王师傅以为她怀疑计价器做了手脚,就说了声:“你放心,计价器没有问题,否则免费送你。”

很快,车到达目的地。这时,计价器显示31元,加上1元燃油附加费,女子应付32元。可女子下车后,很不礼貌地扔给王师傅30元。王师傅心想,32元收30元,好好说也没什么,但这种态度

实在让人难以接受。王师傅就下车拦住该女子,要求再付2元。磨蹭了几分钟,女子没有掏钱的意思。时间就是金钱,就在王师傅打算驾车离去时,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,该女子趁王师傅不注意,溜进了附近的一公厕里。

“我看你在厕所里能闷多久?”王师傅越想越来气,便把车熄火,守在厕所外面。你还别说,这个女子一进厕所就是半小时不出来,而且还在厕所里大声嚷道:“我知道你在外面等,看我们俩谁有耐心?”无奈下,王师傅只好报了警。民警赶到后,派一女警进入公厕,才将女子“请”了出来。民警调查发现,该女子已经身无分文。“既然是这样,早说不就得了吗,还做出一副让人不能接受的样子。”王师傅笑着说,随后打开车门,嘀的一声,鸣笛离开了。



这位女乘客,你说你,屁大点事,只因开不了口,搞得不好收场,这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嘛!希望你回家后,把自己关进厕所里再权衡一下,浪费点唾沫星子和忍受半个小时的异味侵扰,哪个更划算?刘伟/文 艺静/图

谁拆了我的办公楼?

快报记者 金凝 实习生 葛小林

“一夜之间,我那两层近500平方米的办公楼就给人拆了,10多天来找遍了涉及的拆迁部门,得到的回答居然是‘不知道谁拆的!’”常州市民陈先生向快报反映,他的房子刚好在常焦路拓宽工程范围内,拆迁补偿、安置都没有谈妥,拆迁协议都没有签订,好端端的楼房一夜之间成了一堆残砖断瓦。



房子成了一片废墟 实习生 葛小林 摄

目击:办公楼夜里被拆

陈先生的办公楼位于常焦路边,共有两层楼房490多平方米。去年,常州市政府发文,要对常焦路进行拓宽,他的房子被列入拆迁名单。记者在现场看到,陈先生那标注门牌号为251-1号的房子也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。原本暂住在办公楼里的龚师傅经历了“突如其来”的拆迁过程。龚师傅告诉记者,9月24日晚上7点左右,他正在门口散步,忽然来了几十个陌生的男子,还有挖掘机。其中十几个民工模样男子的冲到楼里,将他的煤气灶、箩筐、锄头以及生活用品往外一扔。接着,挖掘机就把整栋楼房给掀翻了。

房主:没有收到告知书

陈先生说,作为房子的主人,房子拆掉了,他却一点都不知道。“房子里的两

台空调、两张床、保险箱等物品,也不知道是埋在里面还是给人搬掉了。”

陈先生觉得,这房子要拆迁,出面来协商拆迁的是青龙拆迁办,而陈先生从附近村民处找来一张“常焦路拓宽工程拆迁告知书”,上面的落款单位为常州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,也就是青龙拆迁办。记者看到,告知书的内容为告知该路段村民必须在7月底前签订拆迁合同。陈先生告诉记者,从去年知道该地段要拆迁,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收到这样的告知书。

调查:没人知道谁拆了房

陈先生说,10多天来,他跑遍了青龙街道、青龙拆迁办,以及上级部门询问,房子怎么莫名拆除了,然而得到的答复居然是“不知道”!记者找到位于桐家村惠普工厂的拆迁小组。一位

穿黑色T恤的中年男子一再表示,“我们没有去拆房子,你去找别人。”而在青龙拆迁办,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说“不清楚”,也不愿透露负责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。在常州外向型经济开发区,纪检监察办公室的吕书记表示,他分管经济开发区内型农业综合开发区房屋拆迁安置办公室,也就是青龙拆迁办。记者问到,他是否知道惠普工厂的拆迁小组干的。”对于记者提出的拆迁办是否有合法手续、深夜拆迁是否是在相关部门指引下进行等问题,他没有回答。

陈先生说,9月24日,房子被扒掉后,他立刻报了警,接警民警立刻赶到现场进行初步查看并作了记录。9月27日,他得到派出所答复是“证据不足,不予立案”。由于目前还没有找到是谁拆了这房子,陈先生雇了专门的保安人员照看这些残砖断瓦,以“保留证据”。